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

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

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御御即

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

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禮記於此視德與世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其唯於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者為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第二十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

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望冥精誠

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者哉故道

大似乎不自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

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

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

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逆萬

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

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沍之

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

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

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

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

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

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

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

舍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

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水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

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

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

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

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

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易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

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假于清真也。復為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係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

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

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

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

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善士所古

兼得空曠得幽谷虛極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

查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

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

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也。

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

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

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

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

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

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

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

所載。志無所彰。無為如塞。不憂如狂。抱真

復素捐棄聰明。不知為首。空虛為常。則神

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

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使生者不以役

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

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

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

伸。正得中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

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

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

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

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真也。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

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

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

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

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

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脈和

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

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沖漠之謂靜者寂怕之謂沖漠寂怕者乃動植之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萬物之為我我之為萬物故能蹈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

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獸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放光而不曜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為宗則用常道為

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曠歸根復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偽妄動作皆凶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知常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素而無所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之理同自然於物無逆是曰真人而能出有人無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

危殆致虛守靜歸根復命是知常知常之人道同太上故次之以太上太上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覽變為仁踴躍為義而天下始疑矣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其次畏之侮之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

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  
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  
者也馮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  
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  
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  
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肆與欺罔  
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  
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  
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  
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  
然之道矣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不能復淳  
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  
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  
致犯上作亂者乎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

儆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  
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而也親譽畏侮之心  
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  
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  
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

乎膠柱調絃今不從焉太上無為至德不  
來之則大道廢故  
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  
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  
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長故樓散以為  
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  
及其兼愛為仁裁非為義故仁義生乎不  
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涇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論大道廢有  
仁義也

智慧出有大偽

夫敦慈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偽生  
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真性斲草飲水翹

足而陸喜則交頤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  
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檇飾之患  
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衛厄齊之以月題  
馬乃介倪閭扼驚曼競術竊轡之智生矣  
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舍舖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懸政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頹滑墜白  
解垢同異之辨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  
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  
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  
忘親者撫諸姪如己子事伯叔如己父六  
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  
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  
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  
勿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  
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  
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為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  
自剖心之臣哉是故慧腹頑而舜稱大孝  
會曾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  
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非樂然  
也 大道廢而仁義起智若出而大為作欲  
復得現在乎絕欲聖德棄去智故欲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絕之  
者欲復其渾樸也何上公曰五帝畫象倉  
頊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

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  
歸於無為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  
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  
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  
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  
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  
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  
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

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  
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  
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  
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刻削機械為鑄之謂也利者珠  
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為鑄權  
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  
禦寇今日絕棄之者是猶植玉毀珠焚符  
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  
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  
風然紀之為文垂之為教尚未明白於理  
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令有所屬繼  
使羣心渙然如水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  
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  
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

羨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制情泊  
然安靜而淨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  
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  
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  
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

素抱樸為懷少私寡欲為念如是治國而  
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攝體灰心嗒  
然喪耦矣 聖迹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  
學無憂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  
傳而不可校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  
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  
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  
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  
而學也猶如見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  
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  
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敢慕矜夸所  
能逮哉去其政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  
之氣得乎聖人之心是以真曷足求而妄

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  
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  
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膺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

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膺聲也

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為唯或以唯異阿是

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

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

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

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

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

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

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

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沉

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學變阿

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

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

阿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

美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胃

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

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

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欺弱世學往而不

反荒發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央中也止

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宰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前也

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

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宰志無厭

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欣然觀望若遊子之

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為貌兆者形狀之初孩

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

無為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

之間觀物之遷變矍然若嬰兒之不能分

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乘

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

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

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靡乘乘王弼作

偏偏一本作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

沌沌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簞

發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

人執棘世務纏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

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守沌沌而

莫分磅礪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固欲辯

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

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

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墮

然若此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耀自衛貌夫世俗為學而日益浮

麗自謂昭昭光耀術鬻才藝是以至人智

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若海濤兮似無所

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守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故以不聊生是以至人體天道因循任物仕宥

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然不分晦冥難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方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通今從上說

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為而有所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者曳稿木居若聚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

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也或說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

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

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失體之憂因學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

唯有順道之容矜鬚是其狀矣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昧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

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為從乎

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惚變其氣象將為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

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為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為萬類治身治國鍊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真其化

應時故曰信猶鳥足之為蟻蝻人血之為野火朽瓜為魚賢女為石雖動植之類萬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清靜無為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

夫聖賢之士博通古今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播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欲遠害全身也聰達明察功業顯著心直如矢志端如弦常枉已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又解至人不與物逆物來枉已則屈伏以受之彼必內省知非則直自歸之故曰枉則直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不常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頽之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以致其光大故曰窪則盈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多者博學之謂莊子曰文滅質博瀕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

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經曰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以復太古無為之

風可以為天下法式何以謂一為無為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由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此四事皆無為之識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其旨略同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聖人恬憺何嘗自伐取其德義則天下自